

陪李国文访农家

□ 王洪武

参观《草房子》乐园的人物厅，一眼看到了有关李国文的图片介绍。

李国文，文坛巨星，我们家乡的知名大作家啊！我不由想起那年陪他一起逛石庄的一些情景来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我在当时的盐城县义丰乡做党委秘书，大约1986年初夏的一天，早上刚上班，便接到东豆村老支书打来的电话，说李国文回来了。我当即把这消息转告给乡党委书记陈一林。陈书记高兴地手一挥：“快，去看看！”

李国文，东豆村人，因读书求学、参军工作，一直在外。他回来的这年，家中还有一个弟弟，一个妹妹，一个婶母。乡政府离东豆仅有二三里远，我们驱车一刻儿功夫，便来到他妹妹家，唯一在家的婶母告诉我们，国文已外去看看了。

“他呀，昨天到农家板凳未坐热，就庄上、田里、商店、学校，到处跑看了，那个欢喜劲，就像当年从乡下到城里一样……”婶母边着人找他边向我们介绍道。

一会儿，李国文回来了。甯，真和报上登的相片一样，高高的，胖胖的，肚子挺挺的，长长的头发有点儿球，憨厚的笑容，尽显知识分子风范。他见到我们，连忙抱拳道歉：“让诸位久等了！”说着情不自禁地赞叹起来：“家乡变化确实大啊，比我想象的好得许多许多！”我们邀他到乡里玩玩，他欣喜地连连点头：“好，好，我是要多看看！”

车子到乡政府，书记急着有事，授权我全程陪同李作家。乡政府就在村居中间，用不了小轿车，李作家也不准用人力车，我们即徒步，先由西向东，走完老

街。又折到新辟的北街，由东走到西。沿街的工厂车间、农家庭院、剧场学校，他都想进去看看，和乡亲们握握手、聊聊天，笑容给人无比亲和仁厚的感觉。

石庄原是仅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舍，村民们只会长长稻麦，摸摸鱼虾。农村大发展，庄子东、西又很快延伸连接了张村、蒋村两个村。四周农田整齐有序，庄稼丰收在望，新开挖的大鱼塘水面有几千亩。尤其可喜的是，乡镇工业，异军突起。当时，小小的石庄，就有各类工厂三十余间，涉及农具、机械、电子、纺织、化工、建筑等方方面面，能生产出全国少有的纵横式交换机、平板钢纸等，在全市乡镇中，可算首屈一指。李国文看了感慨不已，连夸农民办工业，是一种思想解放，经济进步，大有可为。

因为工业发达，穷乡僻壤的小义丰像栽上了一棵棵摇钱树。村里有钱人还真不少。看大街上，红男绿女，穿着一新，笑逐颜开；我们每到一家，不论是单位，还是居家，主人招待的几乎全是一种比较上档次的“红牡丹”（烟），“不吸不吸”，甩上一包；对李作家的到来，有几家不仅正常沏茶，还冲上了一种名叫“咖啡”的洋玩意——呵呵，农民办工厂，不再闭关自守，外出跑的人多了，见多即识广、新潮即学上啦。

石庄老街焕然一新，仅年把时间，神奇般地建造了一条与老街平行的新大街，两边齐刷刷地竖起了形态各异的居民楼。

李国文看着，激动着，双脚迈进了剧场南边的一户农家。这是一幢“人”字型的两层建筑，独门独院，装潢考究。主人正在客厅打扫卫生。李国文过

去与他亲切地攀谈起来，当他得知主人姓乐，是个成绩突出的厂供销员时，连连翘起大拇指，不无幽默地说：“您经济收入、住房条件超过了北京的那些部长待遇，真的好快乐吧！这都得感谢党的改革开放好政策啊！”出得门来，他又拍拍主人肩，语重心长地说，一人富，不算富，还要带动大家富；不仅物质富，还要精神富。

到底是个文化人，李作家特别关心家乡的文化建设。在看完新建的“义丰影剧院”后，又不惜绕道让我陪他去看了乡文化站、蒋村幼儿园。他们都是农民千古没有见过的新奇，是自己“以工养文”的可喜结晶。扛大锹的也能在这里学上了二胡、唱起了戏曲、看上了书报，小孩子玩的更惬意。“新农村，新农民，新一代，就是要多一些像有这样的精神生活！”李作家临出门说的这句话，至今我还言犹在耳。

晚餐后，我们劝他就在乡政府休息。他再三辞谢，说回去还要看一些作者投给他的小说稿。我知道，李国文时任《小说月刊》主编，如有作品请他指教指教当然机会难得，但我不会写小说，写一点散文等小玩意，自知也拿不出手，羞愧得一点儿也没敢吱声。

拉回记忆，夜灯下，我一口气读完了李国文的《蚕豆花儿香》，真不愧为大家之作，文字老道，结构严谨，知识广博，情感丰富。他对农村农民农业的了解，源于他生于斯的血脉亲情以及坚持深入采风的可贵精神，从他那次热心访农家的情形就可见一斑。

一晃36年过去了，期盼并欢迎老人家再来看看家乡新变化！

逛书摊

□ 张新文

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，去新华书店需要乘车去县城。新华书店有透明的柜台，你可以把你喜欢的书告诉给新华书店的营业员，他们把书从书架上，或是柜台里取出来，交到你的手里，你得快速地浏览一下书的封面、目录和大致内容，决定书的去留，因为营业员服务的不止是你一个顾客。

所以，很多时候我更喜欢逛乡下集镇的书摊。书摊接地气，卖书人算是文化人，可也还是个农人，种地、卖书画两不误。逢集的时候，找一个开阔些的场地，学校操场是他们放书摊的首选地，在树上拴好绳子，把年画挂在绳子上，老人孩子都会被花花绿绿的画儿吸引，神话故事，电影明星都成了大家品头论足的谈资。卖书人还免费提供小马扎，站累了，你可以坐下来看书，没有时间限制，很多时候还可以讨价还价。所以，书摊的烟火气很浓，很受人们的欢迎。

那时我爱读小说，比如《映山红》《新芽》《红灯闪闪》《小电工查线》《烽火台边两少年》《闪闪的红星》《鸡毛信》……有的虽然有同名的画书，有图有文字，读起来简单直接，但改编后的小人书比起原著来还是有差别的，所以我更爱读原著，喜欢陶醉于文字里的乐趣。

常逛他的书摊，常买他的书，一来二去的，也混个脸熟，有时买书差钱，卖书人也仗义，把名字、书名和欠账记在小本本里就可以了，书尽可先拿回家去读。有时我买的书多，欠的钱也多，我对卖书人说，你不用担心我吗？卖书人

乐了，说，孩子爱读书是好事，爱读书就是明事理的人，我怕个啥哩！年底，当父亲把书钱给了卖书人的时候，卖书人摸着我的头，直夸我是个好孩子，将来会有出息的！

进入初中，开始写作文投稿，那时县广播电台的稿费一篇两元钱。凭着取款票据到镇广播站取稿费，播音员是个女的，白白的肌肤，一袭白裙，大眼睛，披肩长发，我羡慕她的美，她倒羡慕我的两元钱的稿费，不！严格地说，她羡慕我懵懂年少就有拿文字换钱的能力。那时报纸稿费高些，八元一篇。我用积攒的稿费来买书，逛书摊一般是下课的时候，或是放学的时候，在镇上读书逛书摊方便。书读多了，眼界就变得开阔，如同溪流历经跋涉，总会汇入大海，精神的海，涤荡着我们的灵魂，使之纯粹、使之高尚。

眼下疫情形势严峻，无事少出门，闲下来读读书，既为抗击疫情做贡献，也让自己“静”了下来。平日里我和妻子的书房是分开的，她的书籍多是生活百科，而我的书籍多与写作有关。我们互称对方的书房为“书摊”，因为我们俩读书都很随便，座椅上、茶几上，书桌上，书随读随放，很难及时放到书架上。有时看了这本看那本，书有时是合上的，有时是开口趴着的，成了一个“人”字状，一副很舒服、很惬意的样子，像是在伏案午休……

有时我会逛逛她的“书摊”，她会逛逛我的“书摊”，这样一来，书就长了腿，跟人似的，学会了“串门”。因为疫情，因为“书摊”，因为读书，夫妻俩的情趣便盎然如昨了。

春读如春耕

□ 马庆民

常趁午休时跑到围墙边静静地读。围墙外是一片农田，常见一老伯忙着春耕。有一次，老伯休息时跑过来与我聊了起来：“娃儿，又跑来读书哩，别把自己累坏喽！”

我回道：“老伯，读书可没有您耕田辛苦哦。”“那可不对，依俺看，耕田和读书那是一个理儿，俺耕田收获的是粮食，你读书收获的是知识，都是辛苦事，但有盼头，你说对是不对？”说完，老伯笑盈盈地转身离去，继续忙起了耕田。

老伯一席话，让我想起了宋代诗人刘过写的一首《书院》：“力学如力耕，勤惰尔自知。但使书种多，会有岁稔时”。仔细一想，可不是嘛！读书和耕田一样，要想有好的收获，唯有多读书播下希望的种子，然后努力耕耘。于是乎，读书，有了动力；尤其春读，更成了一种执着，一种习惯。

无数次春日花下，我曾在汪曾祺的《人间草木》里挖掘以为常的生活中隐藏着的细腻与温暖，来填满心胸的清澈明媚；无数次在春日山顶，吟诵着林徽因的《你是人间四月天》，在山坡上感受春风拂面的熨帖，在灵动的文字里寻觅生命的色彩、拥抱浓烈的春天；无数次春日雨夜，一个人独坐，泡香茗一盞，捧经典一本，享春读之乐。倦

有句话说得好，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。

开春，万物复苏，新绿萌发，水暖溪欢。我从书店买来作家杜阳林的新书《惊蛰》，书中叙说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间，川南山区的一个贫苦家庭里，主人公云青经历生病魔学回家务农等磨难，坚持自学并考上大学的感人的励志故事。我挑选了其中“母子漏夜磨豆腐”“秀英借钱给儿子看病却四处碰壁”“云青考上大学，细妹子报喜”等感人章节，读给大字不识一个的母亲听。相近的时代背景，相仿的农村生活，相似的生活场景，母亲听来，随着书中人物的悲苦跌宕绝望而唏嘘垂泪，也为他们的命运转机、苦尽甘来而欢欣。

母亲也打开她的话匣子。年已七旬的母亲，回忆起自己小的时候，学校老师上门劝说家长把适龄孩子送去学校读书，可是她那刻板、缺少远见的父亲，宁可打着骂着追着让儿子读书，也不愿花两块钱送女儿进学校读书。“哪怕读个小学二年级，识几个字也好啊”，一辈子没进过书房门，“睁眼瞎子”，成了母亲心头长久的痛和永远的遗憾。后来的日子，因为没文化只能干粗活累活，因为不识字去常熟进服装差点走丢，因为不会写字被顾客讥笑奚落。母亲却没有埋怨外公外婆，尽自己的孝心，为他们添衣递茶，给二老养老送终。为人子女孝当先，善良大度，言传身教，良好的家风从母亲手中传承给了我们。

网络社会，抖音、快手平台上面，培训类、教育类直播不少。只要有时间，我都会抽时间陪母亲收听某教育主播的亲子讲座，主播连麦给家长答疑解惑；通过一个个接地气的实例分析，阐述“以爱为家庭底色，给别人传递美好感觉”“赠人玫瑰，手有余香”“正向思维正面行为”等思维理念，母亲听了频频点头赞许。母亲一辈子在乡村务农、开水面店、打理服装门市，勤俭持家，跟周围邻居打交道，宁可自己吃点亏，也总是给人清风拂面、清香怡人的感觉，恰如她的名字带个“香”字。

母亲记得，有一次她在田里“制种稻”，我给她送中饭，临到地头，一不小心打翻了饭盒。年幼的我因为自己的鲁莽让母亲吃不上饭，甚是内疚，蹲在地上号啕大哭。劳作了一上午，早已饥肠辘辘的母亲，把我拉到怀里，用她粗糙的手掌，拭去我腮边的泪水，忙不迭地安慰我，“我儿莫哭，妈妈不怪你。”那个场景，历历在目。

今年，奥密克戎病毒肆虐，疫情防控形势严峻。政府倡导人们，清明节遥拜先人寄托哀思。我和母亲谈起，家乡的原盐城县岗南区政府修缮一新，改建成革命传统教育基地，史料陈列室赫然载有母亲未曾谋面的四叔——我的叔外公孙桂四烈士，在淮海战役中壮烈牺牲的英雄事迹。母亲一惊，继而转身去房间默默地抹泪，“四叔是在淮安牺牲的，尸骨都没找到……”我劝慰母亲：人终有一死，四外公为国捐躯，彪炳史册；他的名字，将永远地被后人所铭记、追思，万古流芳。母亲叮嘱我，以后清明节上坟，记得给四外公多烧几张纸，叫四外公泉之下“会收到的”。

清夜无思，月色如银。母亲啊，清贫的日子里，你陪我长大，未来的日子，我将陪你慢慢欣赏沿途风景，体验这人世间的美好。

了，揉揉眼睛，舒展下身子，安宁喜乐，掩卷深思，品书里书外苦涩甘甜，熄灯，一夜安眠……

读书不觉已春深，一寸光阴一寸金。为什么将“读书日”定在这样一个春风拂面、草长莺飞、桃红柳绿的日子？我想正如古人云：一年之计在于春。春天是一年中最绚烂多彩的时光，在春日里读书，是享受春天“耕种”的美好，更是奏响了一年之中奋进的序曲。

古训有云：“诗书传家远，忠厚继世长。”“有田不种仓廩虚，有书不读子孙愚。”可见读书“耕种”下的，不单单是一种自我高雅的行为，更是一种可以传承继世的好家风。

“春日读书洗墨砚，南风吹来绿窗花。”春读，固然是美好的，但需要耐得住“满园春色关不住”的喧嚣，耐得住“乱花渐欲迷人眼”的诱惑，耐得住“拂堤杨柳醉春烟”的梦幻……只有如此，心灵才能净化成春光般通透安然，心无旁骛地埋头默默“耕种”。

在这春光明媚，生机盎然的美好时节，闻着幽幽花香，听着千里莺啼，赏着竹外桃花……是最好读书耕种的日子，可不要辜负了这绝好春光与大好年华啊！

陪伴母亲的日子

□ 李希锦

心灵简单才是真的简单

□ 马亚伟

有人提倡“极简主义”，认为“极简主义”就是物质生活简单一些，少些奢华的享受，生活中多一些朴素的味道。我觉得，物质简单虽是“极简主义”的一部分，但心灵简单才是真的简单。

美国作家、哲学家梭罗28岁时来到瓦尔登湖畔，建了一个小木屋住下来。隐居瓦尔登湖期间，梭罗在湖水、森林、月光、鸟鸣的世界里静静思索人类应该有的生存状态。他认为人的心灵应该简单，心灵的必需品是无需金钱购买的。

心灵简单，就能拥有孩子般的纯真，拥有最本质的幸福。有这样一个段子：孩子问父亲：“为什么小孩子不能喝酒呢？”父亲回答：“因为小孩子不喝酒也很开心啊！”父亲的回答多么辛酸，一句话说出了大人的无奈和失落。

是的，孩子的快乐在于容易满足，一块糖果，一个游戏，就能让孩子获得最大的幸福。返璞归真，回归孩子般的简单心灵，我们就能获得幸福。能在充满诱惑的世界里做到大道至简，一定是拥有达观通透心性的人生智者。画家黄永玉被称为“老顽童”，他活得率性自由，像孩子一样单纯快乐。黄永玉能把生活经营得活色生香，“无论什么事，都能做得有声有色，在玻璃缸里游泳，也有乘风破浪的气魄。”他希望做一个自由的“野孩子”，心灵简单，快乐多多。

心灵简单，应该学会抵御各种诱惑，欲望少一些，从而拥有简洁明朗的心灵。删繁就简三秋树，简单的心灵，拥有更深沉丰富的内涵。能够让心灵简单安宁的，恰恰是最简单的事物。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晚年号“六一居士”，他所说的“六一”指的是：“吾家藏书一万卷，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，有琴一张，有棋一局，而常置酒一壶……以吾一翁，老于此五物之间，是岂不为六一乎？”欧阳修经历了人生起落，悟出人要回到最简单的状态。

心灵简单，除了摒弃各种欲望的枷锁，还应拥有自己喜欢的精神生活，学会欣赏音乐、绘画、诗歌等文艺作品。很多了不起的智者，都能让自己的心灵回归简单，陶渊明过着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生活，王维喜欢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的生活，心灵简单，其实是真正意义上的富足。

心灵简单才是真的简单。以简单之心过生活，就把日子过成一幅写意，简单勾勒几笔，境界全出，韵味无穷。

